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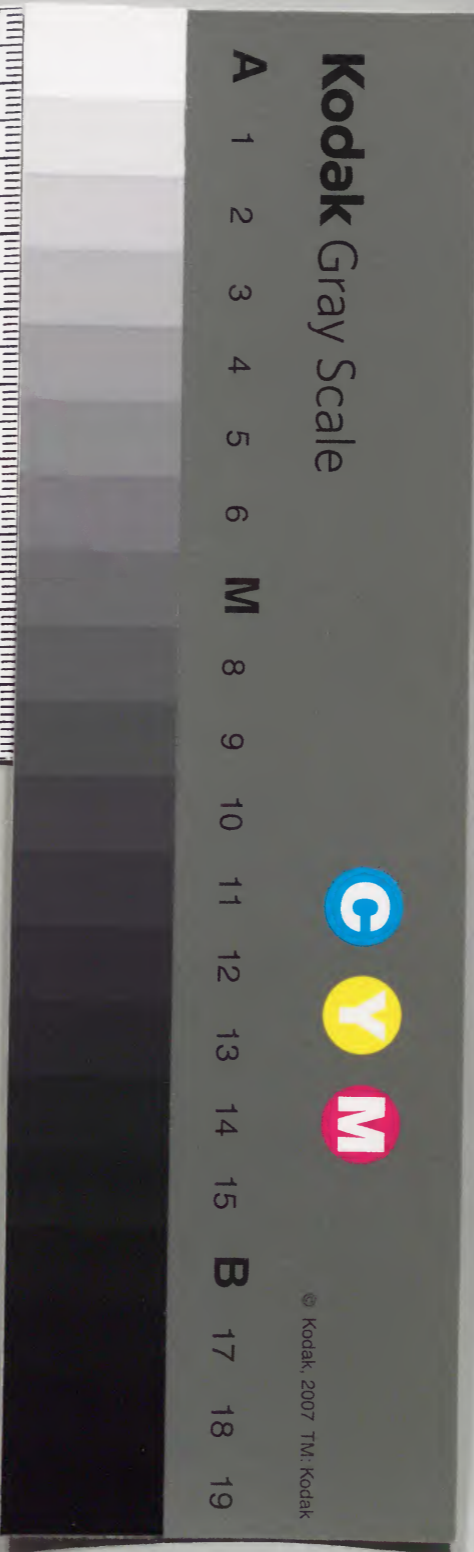
明朝典彙

			九	漢
	一	二	〇	書
	三	四	五	門
六	四	三	二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九	〇	〇	漢
四	六	〇	書
三	四	五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05	
冊數	64	(53)	
函號	294	39	

五十三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太常寺

卿臣陳伯友

訂正

廣東增城縣儒學署教諭舉人

臣徐應亨

重訂

一十三



洪武三年十二月中書省言西北諸虜歸附者不宜處邊

蓋夷狄之情無常方其勢窮力屈則不得已而來歸及

其安養閒暇不無觀望於其間恐一旦反側邊鎮不能

制定遷之內地庶無後患上曰凡治胡虜當順其性

胡人所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內地必驅而南去寒涼而
卽炎熱失其本性反易爲亂不若順而撫之使其歸就
邊地擇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四年十月上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
中國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
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
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
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敝中土載諸史冊爲後
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
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
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

六年正月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
練兵防邊諭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畧荒裔之地不
一守邊朕同卿等起布衣削群雄定禍亂統一中夏勤
勞累歲至此無事可以少休然念向者創業之勤及思
古人居安慮危之戒終不敢自寧山西北平與胡虜相
接犬羊之羣變詐百出倉卒有警邊地卽不寧矣卿等
豈能獨安今無事之時正宜往彼練習軍士修葺城池
嚴爲守備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朝廷無西北之憂卿
等亦可高枕矣達等頓首受命上復戒曰禦邊之道

固當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來則禦之去則勿追斯爲上策若專務窮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

五年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目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五百餘里俱係衝要之地竝宜設兵守之若紫荆關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守禦從之

九年正月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諭之曰自古重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卽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勅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爲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十五年九月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斥墩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警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籐嶺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十八年祭酒宋訥獻守邊策曰今海內旣安蠻夷奉貢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爲患若欲窮追又恐勞師萬里餽運艱難陛下欲爲萬世之計

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在乎足兵足兵在乎屯田
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畧豈無如克國者哉陛下宐選
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
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
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
取無用之地哉上嘉納之

二月命宋國公馮勝額國公傅友德往北平等處備邊聽
燕王節制

二十四年十一月宋國公馮勝永昌侯藍玉等遣使入奏
請勒兵巡邊就西番之未附者上遣使報之曰朕
觀天象未利征討慎無輕舉爾勝及傅友德宐還京師
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待其有
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二十八年四月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
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不宐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
皆强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迹
伏草野山澤之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
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中國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
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
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

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乏糧軍士饑困儻不卽發沙嶺倉糧賑之必啟高麗招誘逋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永樂元年十一月四川行都司奏越嶲衛番賊不時出沒請調軍勦捕上諭兵部尚書劉儁曰鼠竊狗偷蠻夷常性若能嚴加備禦彼亦何施今不務此而輒欲興兵殊不知官軍一動善惡均受其害况所費亦重但令嚴兵守備而遣人撫諭之

二年鎮遠侯顧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防謂侍臣曰漢武窮兵黷武以事夷狄漢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疲敝生民成言甚合朕意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命獎以銀幣八年正月塞古北路口小關口及大關外門僅通一人築北京至居庸關舖舍關內關外每三十里築烟墩一所十年四月勅開平備禦成安侯郭亮自開平至懷來宣府萬全興和各山頂置五砲架有警卽發庶易爲隄備

八月勅邊將瓦關外如長安野狐等嶺及興和迤西險惡之地皆崇石垣深濠塹以防虜患

十二年九月命成安侯郭亮與安伯徐亨往開平備禦諭曰開平以孤城臨極邊又無險可恃但晝夜嚴守備寇來勿輕出戰去亦勿追蓋虜多詐無爲所誘也

十三年十二月勅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瓦刺使者言瓦刺馬哈木等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已害擬七月率衆至幹灘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蓋虜多譎詐惟有備無患大抵禦寇之道勿與輕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復勅陝西開平大同遼東亦如之

十四年九月保安衛指揮使司議境內隘口可通車騎者三曰深井口李家庄大箭口皆宜設烽墩分兵守之樵牧小徑八曰董家庄桃花口賈兒嶺靈山寺紙方溝天井關泗水口小箭口悉已塞之其紙方溝等處又有可攀援而度者亦宜分兵巡守今議可通車騎者用百戶一員領甲士二十人守備樵牧小徑宜用甲士十人

十六年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塌土其地特高旁可住劄千餘兵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

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必先過此實爲濱海襟喉
乞用石壘堡築置烟墩瞭望從之

宣德四年十月諭兵部尚書張本戒飭將士嚴謹緣邊關
口仍命給事巡視有懈惰者罪之

景泰元年五月山西巡撫朱鑑奏達賊分道入寇請以隣
近關隘守將分委地方策應責有所歸河曲保德岢嵐
宐令偏頭關策應寧化靜樂忻州定襄太原清源交城
文水宐令山西策應五臺繁峙崞縣宐令鴈門關策應
其石州寧鄉宐令汾州及守備千戶所調軍協守從之

成化元年二月兵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土安邊方畧七
事其一謂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宐耕牧但須增
立營堡以時啟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
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
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
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
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
邊慶陽俱在腹裏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寇必經邊堡
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
秋軍士二千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
捕虧損官馬無力賠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

司停免買贖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宐擇其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官舉行從之

二年閏三月兵部奏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其邊塞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飼牧器械不得修整莫能禦虜乞行撫按分巡等官時常行邊禁革奸弊詔可

十一月整飭邊備兵部尚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

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闊難以瞻望臣等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趁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芑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項坪大兔鶻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堡移出甌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

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崖寺子
三眼泉柳樹澗瓦割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隣近營堡
量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
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
座共十座連接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
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
以爲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
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
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遙振軍威矣從之

四年九月給事中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安置土達於
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
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況今黃河欲
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奸計且兵荒之後民窮
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
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福
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
心潛消其患臣又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大其
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大
各一萬每三千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
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

必矣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與師遠涉沙漠非計請勅沿邊守城但戒嚴以備 上是其議

七年七月延綏巡撫余子俊奏慶延邊疆山厓高峻乞役山西陝西丁夫五萬量給口糧依山剷鑿令壁立如城山均川口連築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墩添兵防守庶幾一勞永逸事下兵部言邊民頻年困虜凋敝已甚今須極力撫安難加勞役况延綏境土夷曠浮沙築垣恐非久計鑿山之事宜令憲警稍寧督令邊城軍卒以漸圖之 上曰設險守邊興工動衆當審度民力姑緩之

八年二月葉盛及王越余子俊等會奏陝西三邊曰延慶曰寧夏日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往年虜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爲患不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迫近居民成化初毛里孩率衆入寇威劫中國人爲嚮導久留河套故今日孛羅合札加怛蘭相繼爲患臣等惟延綏地方自正統初剷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植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官私役官軍招引逃民於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年内總兵巡撫官議乃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剷削如

城川口左右俱築大墩調軍防守以爲一勞永逸之計
乞勅所司申戒不許軍民於界石外種田召寇仍乞山
西陝西民聽延綏興工修築邊牆詔修築邊牆其令本
地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役於民於是東起清水營之
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則
爲墩臺巖砦連比不絕又於中空築牆垣橫一斜二如
灣月狀以爲偵敵避箭之所凡爲堡十二巖砦八百有
奇墩九十五兩月而工畢

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張鼎上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
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備採擇一曰陝西八府三
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
可否有警不相緩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
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爲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
失機宜從律科斷三曰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
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優
卹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効勇而鄉導可得矣四曰今
邊將遇虜入寇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古之
爲將言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爲將者每以供饋勞人
於千里之外宜禁絕之又余子俊議徙綏德鎮城於榆
林又築邊牆千二百里值邊境災荒軍民役死者萬計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九
邊備
十二
四七
牆亦旋傾虜竟入套宜止勿復修

十二年十二月整飭邊備侍郎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陽迤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懸鐵索上加木以爲浮橋兩岸豎大木爲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致誤事從之

十三年大同巡撫李敏等奏報大同三路計修邊牆壕塹墩臺共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九丈

十五年十月初余子俊巡撫陝西建議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爲便而巡按御史李敏亦言封疆百里城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糧運艱阻則寧夏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川合至是子俊爲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永濟等處水少昔范仲淹守鄜延必據木與險永樂

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况今實未嘗棄平詔可

二十年三月宣大總督余子俊奏比奉勅整飭邊備至大同宣府與內外守臣會議邊郵所急保障爲先頃臣巡撫延綏嘗議削山築牆建墩挑塹今十餘年民被其利請以其法行於宣大條其事以聞詔從之

二十一年七月余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卽以曩在延綏曾修邊牆事宜建議聞奏蒙賜允行適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內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以告成工實一勞永逸之功也 上然之卽勅所司預備器物

弘治元年五月左都御史馬文升疏言陝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乞勅兵部計議方畧預齊人馬并勅戶部查算甘肅各城糧有無缺欠以備虜患十三年七月順天巡撫洪鍾以朵顏勢日猖獗武備積弛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領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

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復繕城堡二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緩急有賴

十二月兵部奏准凡大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荆密雲等邊應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砍伐違者問發烟瘴地面充軍若軍職降二級發回衛所終身帶俸差操文職降邊遠叙用

十五年五月固原州開設總制府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猶爲內地得以休息自火篩入寇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靜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鎮

八月總制三邊尚書秦紘奏修豫墾石峽口雙峯臺三城金佛峽海子口等處七堡從之甃石爲垣裹鐵爲門及築下馬房邊城三百餘里

十二月先是寧夏巡撫王珣請發陝西軍民五萬於花馬池增修營堡調腹裏一衛官軍防守別命御史一人巡視都御史史琳亦請於韋州增設一衛發慶陽等衛官軍及新募之兵萬人使常駐其地戶部員外徐鍵時督糧寧夏亦請於花馬池興武營之中設一營移兵任守仍增設兵備副使一員或移環慶兵備往鎮之事皆下總制尚書秦紘勘報至是紘奏前地止可修堡以便駐

竊增墩以備瞭望調兵設官皆不可且令於花馬池之
西墾田萬頃募人屯種以漸徵之每頃可得粟五石使
之且耕且守依堅城以爲家將使食足而兵強矣兵部
請如絃議 上從之仍命絃如近日勅旨用心計處及
時修築免貽後患不許虛應故事

正德元年正月總制三邊楊一清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
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
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地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或
失守虜衆折墻入犯誠非細故成化時寧夏巡撫徐廷
璋修邊墻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延綏地方邊墻壕

塹又得巡撫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不復入套者二十
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
利一二年來虜復大舉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厓
宸慮勅臣經理臣自慶陽直抵靈州一帶邊墻城堡墩
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
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
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今之河套卽
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
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朔方無寇歲省費億
計正統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

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旣脫深山大河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地未必終不可復也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正可有爲之日伏望聖明省覽下兵部議勅一清經理

八年八月兵部覆給事中傅鑰所奏備邊事宜一遼東錦義等城堡圮廢壞是以寇至莫禦宜令修補并河東等處皆添設之一各邊軍士貧難銳氣銷悞無以禦敵宜令官爲婚娶及置辦軍裝仍每軍復餘丁二人專令耕種以資助之一選擇總兵不必侯伯凡都督以下素有威名未曾委任或在下僚及謫誤閒住者宜疏名簡用一各邊被擄人民在虜日久每遇征剿之時踴而請命官軍貪功一槩妄殺宜合定格例凡獲被擄男婦老少具准陞級仍令本家出銀充賞如仍前妄殺斬首示衆十六年初都御史楊一清議修寧夏花馬池至靈州邊牆議甫行而寢邊民失望至是尚書彭澤言邊牆當修者

不止一清所奏爲然諸邊鎮若薊遠宣大固靖甘肅等
地宜悉下守臣經畧程工飭材務濬築之使墻垣高厚
溝塹深廣墩臺鞏固足爲經久之計已而延綏巡撫姚
鎮請修三山堡定邊營等處墻乞發帑銀三四萬兩爲
雇役之需 上皆可之

十一月發太倉銀二十六萬七千三百餘兩山東官庫銀
十萬兩於遼東又命召商中納淮鹽四萬一千四百餘
引從巡撫李承勛請也時遼東邊備久弛而開原尤甚
兵籍存者十之一二墻堡墩臺頽圯殆盡自守將孫棠
不遠烽堠僅依城堀濠塹自守而延邊延袤數百里皆
爲夷虜射獵之區至是承勛銳意修復而患經費不足
故以是請 上命戶部與之

兵部議遼東修築墻堡恐諸夷乘虛擾犯請命給事中一
人詔諭諸夷酋布示恩信且讓其寇邊之罪仍與鎮巡
等官議修邊防寇事宜小者自決大者驛聞從之

嘉靖元年總制陝西侍郎李鉞以延平等處地勢平漫無
險可恃請多掘賺坑俟虜至誘而擊之仍乞以叅將周
崙專任其事從之

兵部言比年北虜爲患俱因虜去邊民及負罪投入者教
以用兵節制以故所向無前今各邊走回人口在虜營

任久其於虜情動止關隘險夷及我邊人爲彼嚮導者無不熟知乞勅各邊鎮巡官務加研審若果忠實有才畧卽留邊効用厚加慰勞以備咨訪資爲聞諜誘我漢人使漸迹歸以消虜勢若有留難需索者加治不宥庶來歸日衆而虜情可得從之

四年十月初遼東議修邊牆未及四年以積雨頽壞至是巡撫張璉復請修築上從之令酌緩急以漸修理務堅厚不許鹵莽徒耗財力仍勅戶部以長蘆額鹽六萬引山東四萬引兩淮三萬引行該鎮開中以給工費七年二月給事中陸燦請築邊牆有五利憑高視下以逸

待勞以制虜敵一也畜牧在野不畏驅掠歲益蓄孽邊人富實二也邊境方乏馬墻成則步卒可守省騎兵減芻秣之費三也靈州大小鹽池近以虜警頻仍坐失歲課墻成則撈採以時商販無阻課額充足軍用益饒四也廣開屯田安息耕穫漸省轉輸寬內郡之力五也乞勅陝西提督會同巡撫親詣相度整理仍發太倉銀一二十萬濟其經費不足則量開鹽引或陝西布政司無礙官銀佐之選委賢能專董其事春夏興工秋冬輟役期以一二年間奏績則邊防永固兵部覆稱前項工程節因守臣之請覆行總制會官勘議今四年未報宐趣

尚書王憲速議以聞。上曰：茲事既與邊防有益，可卽查先年諸臣論奏及議處事宜，詳具奏聞，不必仍襲虛文。勸議於是。兵部備查楊一清初議與節年都御史邊憲王時中、王珮、張潤、周金等議，或請逐歲修舉，或請先固要害，或請徵夫役，或請發帑銀大畧，意指相近。擬仍勅王憲會同各守臣相度時勢修舉。上從部議，命推文武大臣誠心憂國者各一員，如一清初議，亟往經畧興工，戶部速發儲佐之，勿靳費。

三月，大學士楊一清言：言官議修築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邊牆，此本發自愚臣，終遭沮止。今荷聖明允行邊防，幸甚。但會推督理大臣，必年力精壯，器度宏裕，優其官秩，重其事權，令督同鎮巡等官親歷邊城，相度事勢，合用錢穀器具，先期措備。遣謀套內無賊，二月興工，五月停止，八月興工，十月停止。順時量勢，以爲緩急。期以五年大工必就，牆塹高深廣濶丈尺，如臣所畫。套中有伏虜，其勢不過千人，不可以此藉口。興武諸營各有守將，架梁防護，乃其責任。寧夏中路叅將鎮城遊擊，可至期調取，使之就近防守。仍稍取寧夏兵車數百輛，於興工之所布列，成營使丁夫有所棲待。大邊旣成，則以其餘力於延綏定邊營，以東至寧塞營，寧夏橫城以北至

黑山營坍塌邊牆一切修補 上深納其言會廷推兵部侍郎王廷相可任 上命兼僉都御史提督延寧邊防修理牆塹

八年九月總督王瓊以虜屢寇榆林寧夏塞請修邊牆據要害起蘭洮盡榆林凡三千餘里

御史徐汝圭言延綏宜漕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楚粟由鄖雲汭粟由漢中以達於陝宜大宜二麥將登多方糴置及轉糴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州南運鄆城北運居庸以爲紫荆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賃車給食於官兵則西路萬全懷安與天城陽和相

近宜選補於此以爲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則護衛宣府以爲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爲邊關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兵各於本處分頭選制如此則糧有餘備兵有餘力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時煩擾報可

十二年四月總兵張輓奉勅統兵赴薊鎮勦寇言薊州一鎮分爲四派雖皆根本藩籬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海所天壽山諸陵外薄虜巢實爲要害本鎮地廣兵少不足備守因言宜補缺伍選丁壯增墩臺嚴哨探併村落窵穽坑六事 上從之

十五年陝西總督劉天和言中國長技輕車彊弩是已而據險設備之要修邊牆據水頭是已蓋古兵家流率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國家所造戰火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惟前任總制秦紘改造隻輪小車孝宗嘉獎取名全勝車今幸存破損八輛畧備規制宜倣製造可擺列邊牆以遏虜入據扼險要以邀虜歸諸邊佛郎機流星砲一窩蜂砲品字銳銅鉞神鎗見貯甚少不足用近見陝西省城城樓著有神臂弩可及三百步宜倣漢耿恭之法箭鏃開四尖又傳以河南嵩縣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更修築邊牆挑挖壕塹以制虜入興武營南有鐵柱泉方可百步虜入及歸必至此飲馬數日臨泉舊有小堡請增築高大包泉其中令兵據守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勢自不能深入部覆請如所奏上從之

十六年八月劉天和又言宜自徐斌水至鳴沙洲百二十餘里改築新邊移紅寺等堡邊內下兵部議尚書張瓚覆言疆界不可輕棄軍堡未易撤移先月河套失守遽爲虜巢今復欲捐邊地則退一寸失一寸非計上曰移築邊垣先年屢行重勞邊人迄無一效天和蹈襲故轍擅興妄議本宜重繩姑奪俸半年

十八年十月築大同五堡成時總兵官梁震奉行邊使翟鑿檄築成五堡募新卒三千戍之

行邊使翟鑿言嘉峪關最臨邊境爲河西第一隘而兵力寡弱牆濠淤損乞益兵五百防守并修濬其淤損者仍於濠內添築邊牆一道每五里設墩臺一座以爲保障上從其議

總督尚書毛伯溫言大同以北川原平行非城堡不守而興復城堡必先召募軍士頃得應召軍三千餘創立五堡漸可底績宜添設叅將守備統轄新軍卽以守備等官孫麒等六人充之仍給諸軍糧銀馬匹并棄地之可

耕者爲經久計 上是之令近邊內外可耕之地悉給軍開墾永不起科但毋爲有力者所奪違者罪之

十九年順天巡按御史馮彬言薊州一邊起自居庸延及山海關橫亘五百餘里環拱京畿密邇陵寢爲國家要地國初置大寧都司於喜峯口外古惠州地復置營州等衛所十餘以控制之又封建親王其間西聯宣府東接遼陽儼然藩屏之重也迨我 成祖以朵顏泰寧福餘三衛靖難有功乃徙大寧都司衛所於保定徙寧府於江西而以其地與之仍官其酋長爲都督等官歲令百人入貢厚加賚賞使爲藩籬已而已已之變三衛乃

包藏禍心北向構難成弘間常遣大臣經畧後復不講
是以近來益爲窺伺入貢後期或時爲侵掠意外之虞
不可不慮也雖有撫官申飭警備而兼治民事彼此牽
合宜專遣大臣一人付以便宜使駐薊州保定諸處一
意經畧以固邊防不報

四月宣府巡撫楚書言宣府一鎮坍塌關險邊垣計二萬
五千一百七十餘丈挑鑿窟坎一十三十餘丈所移補
墩臺一百二處乞發錢穀營修詔發馬價三萬予之

兵部以風霾奉諭會議邊事一邊人言虜擁衆入套度今
年邊患當在延寧甘固然虜情叵測他鎮亦難弛備宜
令諸將勒兵嚴陣慎無玩愒一諸邊芻粟告匱宜遣大
臣齎太倉銀分投糴買芻粟給發緊要城堡以備王客
兵支用器械剗敝宜令工部出軍器局兵悉授諸鎮一
宿將凋落而新進未試者恐難責效宜令總鎮籍所部
勇怯以聞一勾補之法不足以實士伍請開召募以實
邊堡役之終身勿逮其子孫一邊人習虜使人自趨利
亦足制勝宜申明賞格以作其氣一戰馬亾失宜大爲
甚宜給二鎮太僕寺馬以備騎操一瞭望軍之耳目宜
審其要害量加其人厚其廩餼一用兵之法間諜爲先
存厚撫之軍盡其力一將領股削部卒者宜加嚴禁一

賞不踰時欲速人勸御史勘報功次毋得稽緩一將權重則人用命有臨陣退縮者宜聽主帥以軍法從事一將吏喪師辱國罪已論死俄復報赦人皆玩法自今勿務姑息使知所畏一寧夏舊有平虜城東當河套西拒賀蘭北禦沙漠三面受敵一守備統五百人不足以當之曩都御史張文魁請改添設叅將增其士馬極爲有見其賀蘭山三十七堡近雖損壞而故址猶存宜漸修復使漢虜不得通則防守爲易一宣府屢遭敗衄士氣不揚永寧一方實鞏陵寢大同五堡尤當虜衝俱係創建事宜未盡其兵馬單弱糧芻故絕宜聽守臣具奏區

處上悉准行

一十一年時議修大同邊垣總督樊繼祖巡撫龍大有俱乞停止兵部覆言大同地方 祖宗朝旣設外邊復設次邊所以界限華夷也今圯壞年久恐醜虜竊據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多事西海棄而甘州多事大寧棄而薊州多事三岔河棄而遼東多事懲前慮後乃知兩邊修築亦一時權宜之計但地方廣闊公私匱竭果難爲力故上曰修築邊垣乃禦虜要務但去歲醜虜深入得利茲秋計必復來宜以整兵防禦爲急修築姑暫停止

二月戶部以大同修邊計用米六十六萬石有奇銀一百九萬兩有奇請開中兩淮等處鹽引派取各省紙米香稅贓罰餘銀并於六七月漕米將至時每衛查照所運糧米多寡卽令運官督領運軍運至宣府鎮城以足原議銀米之數上曰修築邊牆須虜騎遠遁儲峙充足乃可舉事淮浙引鹽依擬開中京儲不得數議輸邊漕運官軍亦不宜重煩轉運浙江各省錢糧多移別用不必派徵其暫止修築俟邊事旣寧守臣奏聞

兵部言聞山西有備虜不得掠食幾盡所恃者馬力耳請刈去諸路秋禾使虜騎絕食則勢自困矣上命酌勢緩急行之刈禾地方減免今歲糧草仍令侍郎張漢傑重賑濟倘賊已先遁則止無爲民害

禮部尚書嚴嵩條上邊事言當今急務唯擇大將募壯勇足糧餉三者臣愚以爲積弊久矣其先在嚴法令信賞罰而其要惟在得人往歲岢嵐之役各將彼此觀望未按其罪以故連年效尤周宇張世忠之死皆坐視無一應者失今不治後將何及臣又聞昨者虜寇欲趨平陽知府聶豹練兵據險虜不敢入境使列郡皆豹虜豈能長驅而南哉上覽奏嘉嘆曰得人一論尤探本窮源之論廷臣其亟察文武羣寮才名素著以聞

二十三年正月宣大總督翟鵬以虜報紛至請徵諸鎮援兵聽用事下兵部尚書毛伯溫言審如鵬請盡掣全陝薊遼之兵獨守宣大山西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惟延綏遊兵二枝可聽徵發上從部議

二十四年戴金言紫荆密雲係國門之藩屏而宣大偏關又紫荆密雲之捍衛蓋添設重關以限制夷虜乞勅一重臣親往紫荆等處相度關隘亟爲修築其宣大偏關亦勅總兵趙卿總督翁萬達議處以聞上從之命兵部侍郎路迎往

四月兵部尚書唐龍言往年虜犯紫荆關失利而去其垂涎欲噬之心不一日忘也宜勅各鎮修築關隘各州縣練習民兵以待之又宣府大同藩籬也居庸紫荆門戶也順天真保定等府州縣堂室也藩籬密則門戶固門戶固則堂室安故二鎮軍馬糧儲獨雄於他鎮可戰可守顧用之何如耳宜令總督翁萬達將調到遼東官軍分布懷來地方按伏進則赴援三關退則協應宣府及嚴督二鎮總兵分兵設伏使聲勢聯絡以遏賊衝有因循退縮者悉寘之法報可

二十六年巡關御史王士翹言居庸關半里外岔道保居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民輳集而土城卑圯乞令增築并掣隆慶衛備禦永寧
官軍二百五十人守之詔許增修城垣其官軍備禦如
舊

兵部尚書路迎上秋防八事一預練京軍言吉囊方渡河
任青山後若越天城陽和而南則紫荆危又聞獨石山
後有虜住牧若越龍門長安嶺而東則黃花鎮驚宜預
訓團營兵部署諸將遇警調發隨賊所向用收犄角之
功二團結堡夫言邊民多有驍健者可編立保甲遇賊
截殺以助官軍之勢三閱理兩關言國家定鼎燕京自
黃花鎮以東歷密雲馬蘭太平燕河屬山海爲東關以

西歷居庸白羊紫荆倒馬屬龍泉爲西關復設以重門
屯以重兵築堡修牆翼然天險往時加以斬削慮難防
禦宜令御史巡視補葺四預防孤鎮言薊州在天壽山
兵力單弱萬一窺伺薊州震驚陵寢騷擾邦畿如虜大
舉宜合三鎮之兵并京營人馬合擊之五招徠武勇言
草莽中有精通武畧膂力過人者檄下所司多方延訪
不限名數厚給衣糧送各營出力報效候有功之日通
計陞賞六蒐訪廢材言邊將健戰不宜以一眚終廢諸
可原者請以名聞七厚賚降人言邊人陷虜來歸者將
士或詐殺以冒功絕其還心宜行禁約八量移邊兵言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九
日者本部徵山東河南民兵擬五月赴磁德二州聽調而奉旨止令本省練卒倘有不虞恐犯千里趨利之戒乞允前議 上皆從之

二十八年總督王以旂言延綏一鎮計用二十二萬三千六百餘兩以三年次第築之兵部覆先發銀十六萬餘兩尚支一年餘俟明年取次給發從之

二十九年都御史王忬奏於張家灣築大小二堡及臨河建置敵臺請給工費詔以通州貯庫修邊銀七千給之大同總兵仇鸞奏本鎮設擺邊軍及大小城堡本以防虜入輒不支宜以小堡歸併大堡擺邊軍士止留老幼者

哨望其精壯者盡掣回守堡摘取選鋒隨行截殺庶可以逸待勞兼能得志於虜又天城鎮口堡至鎮門堡邊牆皆築於北山之南麓虜擁衆據山下瞰我軍則險爲彼有雖牆何益願竝下兵部計議萬全之策 上嘉其忠謀命所司亟議行已而兵部請行該鎮總督官酌議上曰邊臣所見甚審爾等職管本兵自宜從中擬斷奈何他誘其詳定以聞於是尚書丁汝夔等覆鸞所言皆是但老弱者當掣回守堡精壯者仍令守牆乃爲處置得宜其鎮口堡一帶邊牆行該鎮諸臣酌議增兵築臺務令可以固守報可

時邊報日棘西海夷窺甘涼套虜窺延固俺荅小王子部落據威寧海子及開平邊外歲犯宣大諸鎮朵顏三衛數引北虜犯廣寧遼陽睥睨白馬關及黃花鎮總督翁萬達等議條上十事曰飭管關以嚴內治飭邊鎮以固藩籬務實政以嚴邊防廣儲蓄以實邊塞時餉饋以安募卒重犒賞以激將士開使過以策奇功開受降以殺虜勢激撫按以安人心正軍法以肅紀綱詔如議行

三十年宣大總督楊博言大同防秋稍暇宜大築邊牆以爲經久之計約用銀二十九萬半取於本鎮半給以內帑乞下所司詳議兵部言大同自併墩之說興而三邊

之斥堠漸疎築塞外之防廢而右衛之藩籬不固遂至胡馬長驅憑陵近郊前事之不遠後事之鑒也博所請工鉅費少誠救邊遠圖宜發太倉銀十萬五千兩太僕銀三萬五千兩聽其隨宜經畧工完具籍以聞報可

兵部議調班軍三萬赴薊州修邊咸寧侯仇鸞言軍士疲憊不宜借役請已之上曰班軍及各府人夫俱不許調用第令本鎮量爲修築亦不許妄致勞費朕見各鎮修邊往往告成乃卒無一處可濟其各練兵蓄銳用圖後効已而侍郎史道言往歲虜薄郊圻祗緣薊州邊關失守今不乘時修築使虜復得馳騁震驚內地誰任其

咎臣竊惟班軍誠不可調而借役各府原派人夫似以亦一時濟邊之計 上乃令總督何棟等相度關隘亟爲修築

三十一年初總督翁萬達建議修築宣大山西邊垣一千一百餘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頗稱完固後以通市故爲虜撤毀所在夷缺兵部奏檄鎮巡官極力修補給事中李幼滋言敵壘卑小宜於垣上增築高臺建房廬以貯火械兵部覆行鎮巡官斟酌行之

兵部尚書趙錦等言往歲宣大非無虜患而本鎮戍卒自足戰守自簡銳卒入衛京師衆分勢散致調各鎮士卒赴援奔命罷勞餽餉繁費數年以來費金七百餘萬後將何繼不若以本鎮軍舍餘丁土著壯夫補足原額庶供億可省而戰守足恃從之

河南巡撫李宗樞言山西黎城境上有吾兒峪隘口初議築堡以居民阻撓而止因退築羅家郊臣等以爲是峪逼近故關連亘三省因舊增築據險防守誠不可緩築堡完日卽令吾峪關巡撫居內轄兵防守蓋自黎城抵故關有溝七十二可爲戰地羅家郊雖已修築然退入峪內二十餘里旁谿小徑尚或可通終非久計尤必築垣於峪外則內而羅家郊外而同峪諸隘口皆保障於

中一遇有警發兵外守前以故關大溝爲戰地中以吾兒峪爲門戶後以羅家郊爲堂室重關疊峙不獨中土鞏固而北直隸山東亦有賴矣兵部覆請上命宗樞悉照原議併工修理爲久遠之計

三十三年薊遼總督楊博言易州井陘大名三道皆重備邊而所屬地方煩簡夷險各具卒遇有警恐顧此失彼請自今專以紫荆關屬易州道倒馬壠故三關屬井陘道順德府所轄關隘屬大名道并將畿內府州縣衛所屬分隸之每歲當秋防之時仍令井陘道暫任曲陽大名道暫駐順德以備不虞詔可

三十四年薊遼總督楊選疏陳秋防四事一言順天巡撫每年移駐昌平防秋今冷口最爲要害宜勿拘以地使
得視警策應一言石門切近畿輔宜分遼東兵三千駐寧遠者專聽臨時調授一言龍井兒將軍石塘子嶺提調官唐時雍等皆不職宜更置一言本鎮之兵坊在保障宜申飭軍士皆禦虜者悉照三十三年古北口例論功不論斬獲致賊深入者仍以失事議罪部覆從之
楊博言薊遼二鎮唇齒相依每秋彼此警報緩急互異宜令遼東總兵楊照於七月以後統領勁兵移駐前屯一帶一遇石門燕河二區有警徑自入關應援至於灤西

黃花一帶極當虜衝昌平居庸所係尤重仍當嚴行宣
府總兵李賢亦於秋期移駐懷隆如遇灤西有警馳入
居庸會合薊兵併入勦截報可

三十六年 上諭大學士嚴嵩頃虜犯薊鎮其與部臣許
論吳嘉會計防所當預者嵩對言流河口牆缺乘虛進
入徂於得利復爾騷擾宜將各口原修未完邊牆作速
修補 上因問邊牆果起何時祖宗時不知亦有因改
之者先代何朝爲上今修還當遍閱嵩言臣考自五代
石晉時割幽薊等十六州之地與契丹遼金相繼宋未
能復至我 太祖始逐元君此地復爲中國有乃命徐
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 成祖於

此建都益加繕治累朝以來缺壞卽修後又專設東西
巡關御史每歲閱視昨庚戌後凡京畿邊牆通議修築
費銀百萬兩古北口一帶頗稱完固今口牆亦修完昨
賊從流河口桃河口劉家口入此三處衆謂山險賊不
能到牆未修完不意賊卽從此入今宜嚴勅督撫遍閱
修補專責巡關御史閱視以後賊從某口入卽治本口
原修官之罪如此人方知警事克有濟旣而論等復條
上七事言修補邊牆以固險隘充實主兵以備戰守補
練營兵以重根本預處錢糧以防春夏補給兵馬以護

陵寢議處宜大以固門戶嚴密擺邊以遏虜衝得旨薊
邊已修六年所費不知凡幾今却稱未完以致賊入姑
記督撫官之罪王忬等其亟覈修築之數以聞

三十七年御史樂尚約言右衛殘破以來耕種廢於攻守
田畝蹂於虜騎廬舍器具盡於炊爨農夫戰士夷於鋒
鏑今將暫解將來未可知也宜大加賑卹嚴設守備爲
善後之計 上深善其言報云江東旣調兵入餉楊博
其悉心用計大逐虜賊勿致再欺凡墩堡之要害務在
修築堅久期以八月前畢事餘墻次第舉工仍以賑卹
備邊事宜下兵部會九卿科道議皆言尚約議是請除

前後發銀之外加發賑濟銀二萬屯種銀二萬給之其
邊備最急者各險要處宜多設將官客兵應調往來無
益宜多練土兵代之屯田監法宜修復官吏貪殘驅民
於虜宜寬征歛加意招徠奸民入虜中爲之鄉導者宜
加懸購命總督務實行之有未盡者仍便宜具奏毋緩
三十八年三邊總督魏謙吉疏言甘肅三面臨戎中間一
線之路地旣孤懸而尺籍半虛兵馬單弱卽合番夷侵
軼大虜盤據增兵實伍已無餘策請將各鎮城堡逐一
審驗凡年力壯健無他役占者悉編之伍籍一體防禦
能立奇功酌量陞賞部議允行

四十年先是上諭大學士嚴嵩等曰自博入朕每慮邊務今秋恐有擾者其語博早定策以遏之楊博因言九邊以薊鎮爲重虜酋俺荅等潛形不露竊恐謀窺薊鎮伏承宸慮謹條六事以獻上以所奏事宜悉令施行上諭輔臣曰朕聞虜入已久恃各邊有備賊稍知畏可於諸城堡遍給火器以禦之仍堅守勿戰以仰奉上天保佑之意於是兵部尚書楊博言今歲虜謀異常在西者分入密雲以誘我薊西之兵在東者分屯遼右以窺我薊東之怠大意垂涎畿甸欲爲深入之計今塞外蚤寒勢無能爲臣謹如聖諭傳示邊臣上曰然薊鎮火器工部亦以時多給之

四十一年兵部尚書楊博言今年履端之始雪澤屢降第薊鎮宣大逼隣虜境十室九空農事方興牛種不給恐遷延過時則秋成無望臣前在左右衛目擊其苦若及今稍爲處給計種一石可得子粒數石比之荒歲召買省價實多請發馬價銀三萬兩分給三鎮以爲方春播穀之費上嘉其留心邊計許之仍令各鎮從實舉行四十三年先是朵顏夷人言北虜復將內犯上命內外嚴備禦順天府尹劉畿上言潞河張家灣宜築城障以便乘守計用工銀五萬六千餘兩已有三分之二乞借

光祿銀二萬大工可濟階言於上從之已而劉燾等徵集鎮兵嚴爲戍守虜不果來

四十四年給事中邢守庭疏言今之邊務猶有積弊未除者二事一運籌未盡周言如近歲遼東虜常露形入犯河東及我兵馳赴河東彼以輕騎竟犯廣寧此聲擊靡定可鑒也山西虜初以十月終入寇再以十二月中入寇不忌寒沍不避草枯此衝突無時可鑒也在我當多方戒嚴勿以張疑而墮彼之計勿以非時而弛我之備佯北則勿從餌兵則勿食我之哨探欲明而屬夷之傳言難據庶懲前慮後猾虜可破二報功未盡實言假爲

贊書報効者以虜入爲奇貨見軍民獲首虜者卽爲已物且揚揚然受賞叙不惟錄及其身且帶有家丁一蒙重賞使忠義解體職此之故宜試驗武藝韜畧而去畱之本兵亦不得徇情咨送庶登報皆真人思用命上嘉納之

四十五年兵部尚書楊博言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道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今按各邊地勢旣殊戰守互異薊昌保定三鎮有牆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卽爲上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牆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卽爲中策薊昌合聽

督臣修補邊垣分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治岔道入達嶺皆賊徑所由宜統重兵以衛陵寢鳳門寧武偏頭均山西門戶鳳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虜衝邊長入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擺邊止令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荆倒馬龍泉頗稱天險蔽以宣大必偵虜南窺洪蔚然後乘墻拒守大同外與虜鄰先年總兵梁震每伺虜入寇輒合勁兵搗巢虜畏之今用此可以禦虜遼東濱海鄰夷中通一線之路兵食咸仰本鎮地腴收稔惟墾荒豐積足以稱雄矣

隆慶元年七月

上諭吏兵二部薊鎮邊牆因久雨傾圮

雖已降旨修築未知工績如何又未知修築之外別有禦虜長策否其亟推才望大臣一入行邊會同督撫官閱視工程及講求便益凡邊臣所不能爲之事所不敢言之情具實以聞於是尚書楊博等言兵部侍郎遲鳳翔可上卽命鳳翔賜勅以問

九月 上日講畢問大學士徐階等以石州陷故諭令選將調兵加意防守給事中魏時亮因上言 陛下憂及虜寇而日講後又問輔臣以石州事仰見加意勤政願益推此心遠法帝王無怠無荒近法 孝皇召問大臣則虜患不足平吳時來亦言聖情留意邊防更望召吏

兵戶部以督撫得人若何錢糧接濟若何防守定計若何庶令當事臣工人人惕厲上皆嘉納之

二年春上至天壽山諭輔臣曰朕躬詣祖考陵寢始知邊鎮去京切近如此茲薊州總督來朝言近日虜情如何今邊事久壞無爲朕實心整理者但逞詞說弄虛文將來豈不悞事卿等其卽以朕意傳諭宣薊二鎮諸臣令彼知儆

都督戚繼光言薊鎮地形有三平易廣衍境內之形半險半易定邊之形山谷險阻境外之形平原利車近邊利騎邊外利步今兵惟習馬車步則浙人能之乞選浙兵

三千聽調

六月兵部覆巡按御史劉翹奏薊鎮秋防事宜一議信地謂督撫總兵分路修守彼此矛盾何以成功宜申明兼轄之義使功罪無所推諉一議屬夷謂屬夷陽順陰逆宜稍加震疊或執殺哨夜樵採必暴其罪責令自贖以示恩威一議修守謂薊東燕石二路邊垣低薄宜令春秋兩防至客兵一體分工修築一議添練請蠲馬戶本役徵價使報壯丁一人爲軍其餘或免大戶或免商人或免重差或令報一丁爲子弟兵可得兵一二萬一議始戰謂南兵初至未可決戰宜養威蓄銳以待可用一

議衛員謂衛所掌印官宜選用才俊如本衛乏才卽於附近衛所調用 上曰汝等謂信地旣分督撫注意各異乃巡撫所分燕石二路至今廢弛去秋虜犯界嶺口巡撫不赴防守何也今若不行專責將來愈相推諉坐視其仍分信地遇有功罪以分守者首論策應者爲次馬戶抽丁之議不准行餘皆如議

三年八月薊遼總督譚綸言始臣建議於薊鎮沿邊增設敵臺三千座每臺給工銀五十兩雜至客官兵築之後以工費太鉅議犒賞銀十餘萬復以時適匱乏部議必不能從則又議止於通馬要道築臺一千六百座而以原議三千臺之費給之要以省費集事而已不意流言京師轉相傳播謂建臺無益阻虜又斬伐沿邊樹木是將來之臺功未睹而已成之藩籬先撤則臣之罪大矣乞遣大臣科道閱視臺誠無益卽治臣之罪如臣謀未左猶望責當事諸臣踵而成之 上曰修築墩臺已有明旨綸宜堅持初議盡心督理毋惑人言如有造言阻撓者奏聞重治

三邊總督王之誥條陳防秋事宜一申嚴將令謂將領畏避讒毀莫能用法士卒不用命者許諸將斬以徇一加慎堵守謂軍士以迎送撤調往往缺乏故虜得穿塞而

入宜禁革前弊使聯絡拒守不如合者治以軍法一增
官協防謂陝西邊城遼遠提調綜理勢不能周宜調三
鎮廢閒將官率家丁協守功罪一體賞罰一扼塞要害
謂延綏鎮自清平至常樂雙山地最孤懸獨以米脂一
線之路轉運芻餉而中隔魚河歸德二堡爲虜極衝魚
河之南米脂之北背乾川碎金驛爲運道咽喉宜增設
重兵防守無使虜得據險以撓我師一互明哨探謂延
寧二鎮沙漠平行哨卒無所趨避故虜中動靜不得預
知宜與山西偏老互相傳報一嚴慎撤兵謂防秋將畢
將士勞苦日久輒先逃歸故虜得乘隙內犯臣竊計九
月以後正當燒荒之時宜遠哨三四百里外果無虜踪
然後燒荒撤兵事下吏兵二部議覆允行

御史劉良弼言宣大燒荒前以諸酋款塞間一停止今遂
不復行野有茂草不敢輒焚虜得近邊因以久駐非保
固疆圉之道也又家丁素以搗巢趕馬爲資近因禁止
故厚其月糧第恐虜已敗盟而此輩猶藉口增加漸不
可長宜預爲申明兵部是其議請戒諭邊臣

六年大學士高拱言先帝時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賜
關市之利耳而邊臣倉卒不知爲謀當事之臣憚於主
計斬使絕之使挑虜釁自是大舉內犯直抵京畿三十

餘年迄無寧日天祐國家胡雛委命朝廷處置得宜虜
遂感恩請貢九塞晏然出國家什一之慮以收胡馬之
利招中國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沉幾密畫次第舉
行卽虜或背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
勝在我則和可戰可寓戰於守寓守於戰亦可此則邊
臣所當加意者也如昧制馭之權宜苟一時寧謐遂爾
偷安卒然有變何以禦之臣請三歲遣近臣視塞以人
事殿最邊吏積餉修險練卒鍛甲督屯理鹽養馬招降
皆以數課計治其功罪績最者同斬虜廢壞者倣失機
上嘉納焉

終

九邊說

遼東實有遼東西地東北西皆夷地南阻海惟山海關內
通圻甸蓋渤海之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閭
長白諸山包絡北東南走海上海薄蓋金以西接盧龍
可渡登萊泛吳淞地饒魚鹽穀馬國初馬雲葉旺經畧
置衛所不復如古設郡縣及遼陽開原有安樂自在二
州處降夷其保塞奚夷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諸衛西
北則兀良哈朵顏福餘大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
恩威羈縻爲我藩蔽而奸闖出入亦不能盡禁東北諸
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西北俗仍北虜時時

抄掠故遼東備邊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先事防守俾信義相懷足制其心斯爲上計存斬論功第二義也寧遠東西兩屯頗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營之利率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河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國家委與諸夷彼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成化以來屢議收復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遼陽以此益聚兵兵食益窘開原三城三面受敵六堡雖復二虜輒巢清陽鎮夷間聚而謀我我失漁樵之利又畧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否卽繫之耕織日夜無休時西馬市廢蒲河懿路殘破不可

言撫順通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於斥望瀋陽雖有關虜馳牧外險內夷不能援鳳凰壁戟東垂鴉鶻鎖鑰西境並海四州恃得勝之捷無海寇弘治中嘗一至未及岸而去然遼水南注海溢不能洩患苦沮洳矣薊州 國初卽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與營諸屯衛封建寧藩與遼東宣府聯絡東西爲外邊已而魏國公經畧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爲內邊以故薊州西接居庸北折而東南抵海上盡漁陽盧龍皆其管內船泛登萊陸走趙魏肩肘奚達襟帶原澤馮翊京師號稱雄鎮又地壤深厚樹畜漁鹽黍稷之利甲於圻內

文皇靖難兀良哈內附廼徙北平行都司於保定爲大
寧都司而散布興營諸衛京府之境大寧地盡畀兀良
哈通貢互市爲我藩籬朶顏大寧福餘三衛是也自是
紅螺白雲之北棄與戎寇遼東宣府聲援隔絕諸夷裂
我險阻闖我門庭要我官賞殘我吏民喜峯三屯密雲
白羊僅僅收縮警之左臂癱瘓則上谷孤孑後背偃僂
則盧龍單薄哽其喉吭則遼海坐隅扼其膏腹則陵寢
警逼失計甚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方隅寧謐土木之
變三衛爲也先鄉道始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已而總
兵叅將內臣增設日多三衛亦矯詐反覆然尚未敢顯

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掩殺無辜邊釁
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
噬花當脇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恫
疑中國而叅將陳乾魏祥先後陷沒以故三衛日驕嘉
靖中革蘭台輒要官賞請益貢禍機所伏不待智者而
知也天壽山七陵在焉余嘗從祠官至長陵北望烽堞
不數里已已之變祠官不能至昌平昌平陵衛吏卒如
僑寓增兵繕障於斯爲急古北口潮河川俱要害而潮
河川本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
壑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嘗設有關城勢孤難守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九
九邊言
四十二
議者欲塞川流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下通流水
上傳烽火亦一策也喜峯口三衛貢道稍深峻燕河營
太平寨馬蘭峪密雲四聲勢相援虜卽至中兩營當其
衝燕河密雲相犄角遵化三屯建昌固其內防虜當大
挫永平梁城間無虜患亦無海寇若乃山麓林莽樊樹
阻固以供薪炭伐條枚日就踈薄嘉靖中胡守中又出
塞盡斬遼金以來松林百萬自撤藩蔽矣

宣府漢上谷地

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入

驛東西驛曰涼亭泥河賽峰黃崖接大寧古北口西四
驛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接獨石 成祖四出塞皆道

開平與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與和大寧
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兵和
亦廢而開平失援宣德中遂徙衛獨石感國蓋三百里
正統末獨石八城殘破宣府遂爲重鎮宣府山川糾紛
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勢完易守然去京師近
北門鎖鑰慎哉慎哉鎮分五路獨石八城爲北路地雖
懸遠然阻長安嶺虜難逕下中路葛峪大白青陽邊諸
堡西路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東西順聖川皆稱
虜衝東路永寧四海冶龍門朶顏所伺而四海冶上通
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亦要地也宣府素稱戰兵自叅

將都勦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后陷沒及習聞大同之變此其漸已久撫臣守將交任其責可也况芻粟日寢每有警報輒議空運弘治中宣府草粟積至六七年少亦不下三四年今數月且不給幸虜無他計僅爲草竊卽狡不過也先火篩輩萬一屢入內地知我虛實不徒寇掠更迭困我宣府至京僅三百里奈何不早爲之所也國初至宣德空運皆董以武帥役以營卒景泰以後取諸民力

大同川原平行故多虜患虜南犯應朔不西入平虜威遠則中經右衛水口諸城堡卽掠順聖左右天城陽和當其衝矣平虜西連老營堡近偏頭關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蕎麥川狗澗灰泉皆套虜渡口虜涉河瞬息可至故大同稱難守况大邊旣失二邊之內棄爲虜庭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與虜通反爲鄉黨夫復五堡增高山聚落之戍爲急五堡復則屏外固內而沃土茂田盡爲我利二邊宣寧諸縣棄地漸圖恢闢高山聚落實鎮城兩腋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而犄角之勢成矣張文錦旣死李瑾又死此非細創征之不克撫之不輯用夏從夷爲禍尤棘正綱紀布恩信化頑嚚潛消默奪不震不竦非英毅忠誠之士不可歷朝賜勅通書

納貢市馬弘治中許進巡撫時三貢皆不可謂非策昔
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
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
撫臣守將不能不勞拊髀之思矣
榆林舊治綏德棄米脂魚河地幾三百里成化九年都御
史余子俊議徙鎮榆林堡內地稍安又築邊牆自黃甫
州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內
復塹山湮谷是日夾道得地利焉虜遂不敢輒渡河我
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稱雄鎮焉當是時寧
夏巡撫徐廷璋亦修邊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久之
玩弛墻薄溝淺虜遂以套爲巢穴成化弘治正德屢有
搜虜之議或謂當尋漢唐受降舊城又謂當復守東勝
東路可無虜患然用人理財宜在所先審時度勢未易
言也我兵日斂虜巢日深諸利皆失鎮城四望白葦黃
沙地無產穀商無通貨一切芻糧仰給腹裏弘治正德
中布政使文貴侍郎馮清改本色爲折色重以災蠲民
逋動計百萬以故軍用大窘有米珠芻桂之謠卽虜壓
境據魚河扼我餉道此時予金如山亦不可食倪岳許
論嘗欲通舟河謂轉漕邊鎮此經史所載非鑿空之說
也榆林地險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又果悍敢勇戰

不貫胄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才有節氣視他鎮爲最

寧夏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統其東南險固易守沃土長流生理饒洽成化前虜患多在河西虜旣入套河東三百里花馬池清水營左右反爲敵衝自巡撫徐廷璋築墻總制楊一清王瓊屢增築更益敵臺足禦小寇顧兵寡勢分虜大舉輒不能遏嘗聞弘治前虜不戀套或連歲不至卽至在水堅時凍解不能復出入以故每歲冰時伺虜入則戒嚴出卽否乃今渾脫飛渡數萬立濟據爲巢穴誘我逋逃盡知內地虛實咸寧固靖不得休息

許論欲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建城堡設參遊移總制居之而分屯重兵清水興武諸營令三百里內旗幟相望才斗相聞鐵柱白水諸堡水草大路盡築墩堡可謂扼吭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論又曰往時虜出入河套犯甘涼皆由賀蘭山後自總兵杭雄敗後遂出山前趙璞周尙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不知寧夏所終也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以故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蕃內皆漢朔方地今棄與虜城而守之莊

涼靖固皆安枕矣

甘肅卽漢河西四郡斷匈奴右臂者也蘭州爲金城渡河西六百餘里至涼州爲武威又西四百餘里至甘州爲張掖又西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又西出嘉峪關爲沙峽赤斤苦峪以至哈密諸城皆燉煌地也洪武五年宋國公下河西遂棄燉煌開嘉峪自莊浪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古湟中也舊涼州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古姑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爲難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番恢復之策屢勤朝議胡世寧論之悉矣亦不刺阿爾禿斯二寇盤據西海吞并屬番爲西南患頃許亦不刺內附尋以敗弱故棄不納似爲失計正德中土魯番兩犯甘肅彭澤陳九疇皆以忠勇獲罪貽笑奸夷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哈密近境結以恩信西制土番北制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蹟卽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云戎心叵測而不知窟虜易用乃今自據西海散處河岷阻拒成祖以夷治夷建寺立僧有深思焉西域稱王數十貢文數百紙繹騷無厭苟不徵勅給符限年勒名坐困中土矣嗟乎河西危則洮岷臨鞏漸被其禍關西隴右憂

方棘也

固原本開城縣套虜未熾專備靖虜一面平固安會間稍得休息弘治間火篩入寇內郡遂為虜衝始改立州治設固靖甘蘭四衛統以總制叅遊與寧夏為唇齒塞上人謂花馬池諸城為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固原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諸堡修築亦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王人束手故總制不駐花馬池固原未可息肩也每黃河水合靖虜南北一望千里坦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履冰南下蘭靖安會即為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風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固原亦未可息肩也

陝西三邊列鎮曰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延綏東黃甫川至定邊營千二百里西接寧夏花馬池出花馬池至橫城三百二十里東至黃甫川千五百二十里皆在河內邊牆外悉為河套套長幾二千里橫自牆距河遠八九百里近二三百里惟黃甫川八九里爾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冰先合後泮娘娘灘羊圈子渡口冬水涸虜每二三年或四五年大衆自坪或灘或渡口入套每遣零騎伏林逐草往來不絕是以套中無歲無虜由橫城渡河而西為寧夏鎮城鎮城至鎮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



百里在河外賀蘭山後虜時任牧警報屢至由鎮城渡
 河東入靈州至韋州三百四十里韋州南接固原預望
 城至固原鎮城三百里由固原出靖虜之蘭州七百三
 十里河州九百二十里皆在河內套虜秋由花馬池潰
 墻入山後虜東由靖虜衛踏水入則臨鞏涼慶諸郡縣
 皆繹騷矣由蘭州渡河西出莊浪至甘州鎮城一千二
 百里至嘉峪關六百里皆在河外西海有虜寇土魯番
 天方西域有西夷西寧莊浪革咂章咂等族有番落酒
 泉浩疊之間環而居者皆犬羊也延綏鎮一千二百里
 寧夏鎮一千二百二十里固原鎮一千三百里甘肅鎮
 一千八百里通計五千六百餘里

六關 直隸三關 居庸 紫荆 倒馬 山西三關 雁門 寧武 偏頭

居庸隸薊州紫荆倒馬隸保定雁門偏頭寧武隸山西巡
 撫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雁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雁門
 亘南北太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闕狄藩孽險
 由天造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複嶂扼為居庸
 遙邈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入陵在焉外拒四
 海治潮河川河北口去虜不遠故居庸為京師北門居
 庸左轉蓋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渝關也控約遼東
 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皆平原沃野北倚



上谷雲中皆宿重兵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
間道騎行可一人卽札入兒道元兵趨南口者紫荆倒
馬二關隘口旣內守備不能專內連真定保定大名古
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便馳
逐南並井陘出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順德
廣平遂入齊魯下江淮鴈門三關山東起代郡外斷雲
中內畧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鴈門稱絕險虜入大
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
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猪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
而遊兵百里赴援難矣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

北各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往時諸險塞設關羅
夫環戈戍卒荷戟守吏辨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森立
正德以後商者入賂逋者奸闌廢鑿缺金左右環立不
問誰何況覈符券嘉靖以來虜細出入至居京師習兵
器市禁物羣來旅往如履康衢防哉防哉

論曰虜莫強於遼金元莫弱於我朝國初胡裔半留中
國遜還沙漠者無幾永樂四出塞虜益遠徙死者降者
又半以故我塞上戍兵不及四十萬虜今東得開平興
和西據朔方東勝皆水草善地自永樂迄今未嘗一遭
敗衄生聚旣蕃侵噬漸近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

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
 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不亂行即為全勝虜志日驕我
 氣日奪其零賊出沒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蓋眾寡之
 勢殊强弱之形異也幸其狠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
 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曬肉晾馬頗有勞費若得失不
 讐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吉囊俺荅屢
 入內郡飽掠而歸聚兵十萬莫敢發一矢而輒張捷冒
 功上下相蔽甚至殺歸正人為首功冤酷已極今虜中
 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遁逃竊知內地虛實一
 旦改慮外變內憂禍不細也

終

國朝典彙卷十百六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兵部二十四

海防

洪武五年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

六年正月德慶侯廖永忠上言東南倭夷鼠伏海島時因
 風便以肆侵掠來如奔狼去如驚鳥似不易捕臣請令
 沿海軍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沿海巡檄若倭夷
 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寇不可得也 上

善其言從之

以於顯為總兵官出海巡倭

八年九月靖海侯吳楨率備倭舟師自海道還京

十七年信國公湯和致仕居鳳陽 上召至京諭口日本

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

賊和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為戍兵

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

遣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以福興泉漳四府民戶三丁取

一為緣海衛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軍衛非要害之

所即移置之德興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視要害可為城

守之處具圖以進凡選精壯萬五千餘人築城一十六

增置巡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以為防禦

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劉德商高巡視兩浙防倭

三月勅都督劉文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

江海上兵防倭

八月命永定侯張金訓廣東沿海衛所官軍以備倭寇

永樂二年正月福建浙江瀕海居民私置海船交通外國

公而為寇郡縣以聞遂下令禁民間海船所在有司防

其出入

十四年五月勅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及各都司緣海衛

所謹備倭寇相機剿捕

七月遣將練兵海上防倭

十六年五月命都指揮衛青等調山東都司馬步官軍緣海捕倭有功者奏聞陞賞退避者卽斬以徇

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塢上其地特高旁可任劄千餘兵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于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至必先過此實爲濱海襟喉之地乞用石壘堡築置煙墩瞭望從之

嘉靖二十九年二月巡按浙江御史董威請寬海禁初 太

祖置市舶于■倉黃渡以通華夷貿有無詰海貨抑奸商使利權在上且以省戍守費後以黃渡逼京圻改置于福浙廣東旣而絕日本入貢而三市舶司不廢海上利之嘉靖元年宋素卿宗設執殺給事中夏言謂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之自是番貨至輒爲奸商所籠賒取轉鬻動輒數千萬金不之償已而番賈主貴官家意以善奸商而貴家取負更多貴官家乃責讓官府謂不爲禦倭及官爲出師復恫喝番人間以好言啗之冀他日復至我而復沒其貨番人積怒日久乃盤據海洋日掠我海濱不之去而饑寒黠徒及失職衣寇士矢志生

儒諸不逞者皆爲之謀間嚮道弱者計飽煖强者奮臂
 欲泄其憤於是汪五峯徐碧溪毛海峯等皆以華人據
 近島襲王者衣冠劫掠瀕海諸郡邑而浙東無寧歲矣
 巡撫朱統明晰其情特嚴海禁鑄暴貴官家二三渠魁
 于是譁者四起竟陷統落職威乃希貴官指請寬海禁
 以便漁樵裕國課下兵部覆議行浙中藩臬諸司集議
 可否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 二十五

江防

景泰元年十月南京守備奏沿江盜起乞行御史錦衣衛
 巡捕刑部尚書俞士悅以爲當准因給事中葉盛言
 命止行御史不差錦衣衛
 成化十八年二月南京左僉都御史白昂奏勅沿江要害
 守備等官互相應援并請關防以便行事遂爲定式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一
嘉靖五年二月應天巡撫吳廷舉請以南京馬快船十分之四改爲操江巡哨船可省派南直隸數十萬銀兩南京兵部尚書李充嗣議以爲南京江淮濟川二衛及錦衣衛見船不過九百餘隻每歲差用常六伯餘往來守候動經歲時必船隻有餘乃可稍寬人力若去十之四則存留應役之人何以堪命且舊制潞河聽守船隻無事以通使客有事以備征進若減舊額則停泊難久失祖宗防微至意得 旨如部議

八年給事中夏言等言鎮江等處盜賊縱橫乞專設鎮守江淮總兵於瀕江要會處所駐劄付以捕討之責 上是之令推素有才望謀勇者二三人簡用兵部覆言南京故有武職大臣專管操江兼理巡捕今卽欲添改總兵所理者皆操江巡江之事原設操江武職大臣若復仍存恐互牽制難以行事宜將見任操江安遠侯柳文專管都督府事別推一員令其領勅專管操江巡捕上令如前 旨因會推都督馬永楊銳都指揮崔文特以文都督僉事充總兵官提督上下江防巡捕盜賊十年三月巡按直隸御史余勉學條陳江防二事一飭武備以靖江洋言儀真而下巡江軍快衛不滿四十人所不滿二十人乞勅兵部議處將鎮江衛原坐京操軍士

量留以備江防及行沿江衛分凡巡江軍快務足百名
之上應得月糧務以時給使其平居則常川操練有警
則互相應援一設營伍以據要害言瓜洲遠在下流雖
有儀真守備巡歷不及乞勅量於揚州衛調撥官軍築
堡瓜洲常川守備與儀真等處聲勢相接以防不虞兵
部覆議撥軍築堡難以輕議餘俱可行詔從之

二十九年二月南京給事中甄成德疏陳江防四事一修
教場以時簡練言新江口營教場後爲江水衝沒當勅
所司建置一處操船以備遠圖言新江口操船未及修
期輒先損漏宜量給補葺費令工部官不時閱視一嚴

老弱補以精壯所司以時閱視許動支營房地租銀犒
賞三濬城濠言通濟十三門兵馬通衢有爲民居妨礙
者折毀神策三門濠河有填淤者濬治四肅門禁令守
城門軍士原給器械宜專官查驗整理五詰奸細言京
城內外及徐滁和地方宜編立保甲嚴行譏察六處探
船言水軍戰船宜做沙船改造其艨艟樓船當量存之
七重應援言池河新營所屬飛熊三衛勅視巡官聽兵
部節制江上有警亦聽鳳陽撫按調遣 上從其議

三十八年正月巡按直隸御史尚維持言吳淞柘林川沙
陽舍孟河五處俱爲蘇松常鎮要害吳淞舊有守禦所

而四城未設專官乞各鑄給千戶所印及註選倉大使一員以司糧餉蘇松叅將宜駐金山督守柘林青村南漕川沙諸處常鎮叅將宜駐陽舍督守圖山孟河二地而浙直總兵專駐吳淞調遣事下各部議覆言各將改駐當如所奏其四城設守禦所必須改調官軍抽補軍士坐派月糧計畫允當方可議行 上從部議

三十九年五月先是翁大立欲添設叅將于蕪湖而史褒善亦同其議至是操江喻時言狼山金山各有副總兵沿海一帶各有叅將把總淮陽以至嘉湖各有兵備而復有兵備駐劄廣德此足以禦外至之賊矣安慶儀真

按伏以防不虞言沿江伏兵之地東曰觀音港西曰上新河曰和尚港皆當嚴備一查原額以實營伍言江防官軍往往詭籍逃伍宜悉計處補或改正或清勾務令各伍克實事下兵部議俱從之

初江陰盜秦璠王良出沒江沙爲患地方兵部議置總兵官駐師鎮江儀真二處勦之已而盜平相沿不革至是御史趙錦上言鎮江總兵官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反覆千餘言下兵部覆議從之

三十一年給事中林懋舉御史王民皆言南京浦子口宜設戰船習水戰以備不虞南京兵部尚書屠楷等言留

都長江天塹南有新江口營水卒北有浦子口營陸卒
今浦子口軍不滿三千不能當江口之十而水戰又非
所長不若量增邏卒置之江口而於浦口沿江增墩臺
十座選軍二百人守之長江寇來陸軍協力拒戰絕其
登岸之謀北岸有警水軍沿江應援斷其入江之路庶
爲長便兵部覆當如楷等言報可

三十二年十二月南京給事中賀涇條奏拱衛留都七事
一議事權言凡南京有警地方兵部會推知兵大臣一
員在江南則居新江口等處在江北則居滁和浦口等
處居中調度相幾剿捕二簡官軍言各營軍士宜汰其
各有守備又有操江巡江分段巡視此足以禦內發之
盜矣不必添設叅將明甚且置將必須增兵增兵必須
議食今正辦錢糧尚爾逋負復加兵餉其何能堪伏乞
專責儀真安慶二守備分定地方時常會哨庶官不增
而事亦集賦不加而民自安報可

四十二年八月南京給事中范宗吳言故事操江與應天
鳳陽二巡撫各有信地後因倭患遂以鎮江而下通常
狼福等處原屬二巡撫者亦隸之操江以故二巡撫得
以諉其責於他人而操江又以原非本屬兵難遙制亦
泛然以緩圖視之自今宜定信地以團山三江會口爲

界其上屬之操江其下屬之南北二巡撫與操江仍併力應援不得自分彼此 上命南京兵部會官身議兵部覆請行之詔可今後不係操江所轄地方一切事務都御史不得復有所與

隆慶二年工部覆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奏南京水操舟楫皆脆薄無用乞將二百料與一百五十料以下者遇壞易銀貯庫候有緩急聽其隨便改造不拘舊式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二

良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南京吏部尚書臣謝

陞

訂正

兵部二十六

郵驛

洪武元年設水馬站及遞運所尋改站爲驛

五年十月 上念驛傳重繁論省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已愛而勿傷不善者徵歛誅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臣一體民旣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銜勒厲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顛蹶馬旣顛蹶人獨

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勞苦之此與馭馬者何異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克之有司務加存恤有非理擾害者罪之非軍國重差不許給驛

十七年十月景川侯曹震疏奏四川至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瘴癘臣問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士開通其道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爲便從之

二十年九月北平布政使請自河間景州至永平撫寧馬驛吳橋至通州水驛各增置馬及船從之

永昌侯藍玉奏自遵化至喜峯口及寬河栢山會州新城大寧等處宜置馬驛以備邊報從之

十月詔公侯駙馬出使其僕從及諸藩府使人無符驗者不許擅乘驛傳船馬違者罪之

命兵部籍杭湖金衢嚴寧紹及直隸徽州府等市民富實者市馬克鳳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
二十三年詔追還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初制符驗皆用錦織文具制詞及船馬之狀付都布按三司及諸衛有急則給之乘傳而行還則納之時多假以營私者乃令三司仍舊其各衛悉追取之若有急俾乘快船以行

遣鳳翔侯張龍等往雲南置驛傳

二十四年北平叅議周倬言大寧會州山海三衛所屬驛馬皆屯田軍士牧養有丁產者衣食僅足芻菽可供其貧窶者家且不給何有於馬宜貧者仍發爲軍而於大寧各衛選軍士之稍富者克之通州白河北接太山諸河東南至直沽海口橋梁頽圯通州舊有糧船六十餘艘罷運已久宜改爲浮梁於白河之上以便經行北平之遵化石門灤陽三驛北接大寧要路使客絡繹驛置馬十匹而永平府榆關遷安廬峯口三驛惟往遼東一路驛置馬十七匹多寡不均宜令榆關等三驛止存馬

十匹餘馬撥置遵化等爲便北平府鄭村常度深溝三壩比因通州裏河漕運故設官管領人夫遞送今河道淤塞舟楫不通三壩所置官夫亦當裁減命廷臣議行二十五年七月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脩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三十一年二月諭左軍都督徐增壽檄所司自碣門出枯木任長徑抵長河西口通雜道長官司道路督軍開拓以便往來

永樂元年三月定給驛傳例凡五府六部都察院遣人馳驛辦幹公事者必同都布按三司委官者水路許乘驛

船若都布按三司自委官并承差人等於各府州縣催辦公事者水路都司所委官乘軍衛快船布按二司所委官及承差人等乘遞運所船陸路都司委官乘自己官馬驢騾布按二司委官給馬驢騾承差人等悉自備諸番朝貢使至市舶提舉司馳報者給驛
三年 上以海外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各置驛丞一員

十四年五月英國公張輔言自廣東欽州天津驛經貓兒港至滬淪佛淘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丘溫故路近七驛傳以便往來從之

宣德二年德州民奏本州路當衝要每遇軍物官船經過例給丁夫而督運者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者未行後者踵至丁夫不敷或執商販行道貧人補足其數中路逼取其貲無貲者至解其衣而縱者有為所逼迫不勝而赴水死者在船軍士本用操舟乃得袖手而坐所載私貨多於官物沿路發賣率以為常乞勅所司禁約奏下兵部部請自今運物船馬快船俱令掌船者每船預置木牌一大書本船軍夫數目姓名有急運應增者上水不過七人所司給與印信帖子大書所增貼於牌上

以牌豎於船頭所過有司如牌所增給之下水不給違者許被害之人及有司指實以聞仍遣內外官不時沿路搜檢私載物貨究治其罪庶使小人知警從之

四年二月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機今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請今年終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所幹事務所差人員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又凡遣齎送勅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給一驢若齎勅人有事回奏者可與一馬從之

五月諭兵部出榜禁約陝西河南諸處驛路凡差遣往來恃勢拷掠多索供應夫馬車輛并福建等處違例欲乘轎者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具實奏來

六年舊例南京各衙門以公事請北京者悉自出資賃舟至是上聞之曰南北皆京官且南京官俸薄治公事豈可自賃舟於是令南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堂上官凡以公事請北京者俱給驛

七年陝西叅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鑿蜚嶺開城縣舊有路經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濟操人以爲便旣而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上命陝西三司

覆實皆以爲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涼鞏昌
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俱隸送烈孫巡檢司
天順三年南城知縣陳陞言臣以考滿來京見馬快等船
所載官物少而私貨多夾帶商旅以規厚利沿河索軍
衛有司挽夫以千百計稍有稽緩輒加笞辱乞勅今後
每舟令載官物若干著爲定式不許擅帶私貨及客商
人等仍將其舟會數分定班次如差前次舟卽撥後次
舟所編軍夫一半助駕酌定每舟一隻貼助挽夫若干
餘外不許多索至差後舟亦然命會官議行

六年閣臣言南京馬快船裝載官物一船可載者分作十
船招搭客商人等私貨俱要人夫拽送動經二三百號
又沮滯糧船深爲不便乞令南京守備官今後若有進
來品物一船只載十五扛其餘一應供用官物儘船裝
載不許仍前多撥船隻勞人拽送上從其言

成化元年南京吏部郎中夏寅奏馬快船隻所至騷擾法
宜禁約部覆從其言凡送官物務儘船裝載每船添夫
上水二十名下水五名軍衛三分有司七分違者并應
付之人皆治以罪

四年二月戶部會議漕運事宜內言隣近河道南北往來
馬快流船諸弊宜禁約內外公差官員船運載官物不

許附帶私鹽客貨其隨從僕隸姓名及上水下水夫數悉於關文明白開寫敢有多索一夫一軍及分關前驅逼取錢物者許巡河御史按察司官將各人隨從僕隸并附船客商拏問民編口外軍發戍邊鹽貨入官

弘治六年御史馮允中奏裏河一帶驛遞煩難豪強畱勒過關米糧等弊下兵部議定站船二斗紅船五斗各於輪該走遞水夫出辦不許一槩科擾宿弊頓除

正德十二年南京太監康灌少監王釗以進貢至天津衛索夫價二百三十兩灌又捽縛指揮劉良容辱之巡按萬鑑以聞 詔南京守備衙門逮問太監黃偉等奏灌

釗為下所蔽且謂天津衛指揮賀勇及良分外折送夫價亦宜并逮都察院議覆夫價出於威逼非勇等罪仍命俱免究第戒今後進貢不許擾害地方違者重治

十六年七月鳳陽巡撫臧鳳言頃者遣官迎 聖母有司傳報用船四千艘人夫四十萬瀕河丁男數不能給請勅內外官所至供應悉從簡約仍閱實其數明示有司無生事擾民 上謂奉迎內外官前已降諭飭戒其船夫供應之數悉如湖廣例行

嘉靖元年南京錦衣江淮等衛原設水軍馬快戰船遷都北京遂專以運送郊廟獻新及上供品物軍需器仗後



管運內臣假托虛增肆爲奸利 上登極詔革其弊進
鮮船隻每起不過三隻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因奏裁船
數視弘治間減十之四正德間減十之七皆從之至是
諸監局內官競請如正德例守備太監戴義以聞兵部
執奏得 旨如弘治年例以後不許再議增減

四月提督太岳太和山太監趙營奏請符驗兵部言營違
例奏擾得 旨報罷

二年九月兵部覆議南京進鮮等項船隻務照尚書喬宇
所奏事例每船內揀選綱頭給付花欄小票明開船隻
裝扛水夫之數於經過管河等衙門投遞驗放有司

遞照票應付如遇生事害人者卽申巡按兵備等官指
實叅奏再乞勅南京內外守備戒諭各監局進鮮官員
不許多帶奸徒生事仍張榜於沿河地方禁約從之
七年題准公差馳驛文武大臣進貢進鮮等項人夫水路
上水二十名陸路扛擡量撥其餘公差人員上水止許
十名下水五名陸路八名敢有自恃勢要增添一名者
坐贓奉承者以罷輒各治罪

九年兵部覆御史周禪所奏請申明公差應付舊例凡文
武大臣及內臣監丞以上人夫不過五十名其次四十
名有違越者聽撫按巡河官叅治土官進貢如嘉靖七

年例南京進鮮及他省進貢如嘉靖六年例從之

十八年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霍韜赴官至揚州遇南京太

監張希貢鮮舟還八艘用挽卒數百且口分廩食每傳

需金三五十兩韜命候吏覈其原關止用一艘十餘卒

其登計簿亦止三四兩橫索不啻十倍乃自揚州至天

津通簿錄之總計二千餘金至京上之下其章於兵部

工部員外王佩管臨清關以 聖母梓宮南祔龍舟將至

預閉閘蓄水以俟會山東僉事于廷寅舟至憤不啟閘

杖其守者決閘而行佩怒責閘官及諸役擅啟閘而廷

寅益憤復捕繫閘官役十九人淫刑榜掠又凌逼所屬

褻奪冠帶以洩其怒撫按交劾廷寅暴橫不敬并論佩

忿激召釁 上謂廷寅慢上虐下恬不畏法令錦衣衛

械繫來京訊鞫佩懼誤公事責治該管人員不為忿激

貫之已而逮廷寅至詔廷杖一百黜為民

二十一年巡按直隸御史焦璉以兩淮驛傳罷敝奏乞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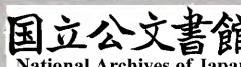
理下巡撫王杲及巡按巡鹽高懋胡植會議將廬揚徐

滁願官當者仍舊徵銀和州及淮安願民當者亦聽其

便仍宜查驗關文以禁冒濫申明舊例以禁橫索嚴徵

錢糧以濟支應清查夫船以便遞送兵部覆奏從之

二十六年四月南京給事中雷賀等言邇年借關冒濫疲



困驛遞請著爲令自今京官行人部屬以上外官知府
以上武官守備以上公務出入者許給關應付餘悉革
之事下部議兵部言借關習弊尚難盡祛復開此端弊
恐滋甚祇宜申飭非勅旨奏本真正公差不許起關應
付例外誅求一切禁革仍令撫按諸司嚴察詔從部議
三十七年四月兵部奉旨議上裁省驛遞事宜言既有站
紅船又增設官民座船既有額定馬驢又增設幫馬既
有正差應付又借冒關牌分外逼索者請查復會典事
例盡毀官民座船以其費入官其旱驛馬驢除兩京會
同館之外每驛減十之三非衝者減十之五所遇官承
必須正差勘合填定職名地方夫馬之數方許應付其
他一切分開到關改關借關及額外鋪陳餽送折乾等
弊在內聽科部在外聽撫按叅革仍以各信地方所省
錢糧之半解部輸邊詔允行

四十年閏五月南京給事中郭斗言應天上江二縣原無
應付事例而公私使者輒以片牘坐索厨傳夫役鼓吹
坊民受累請禁抑之其應給者於各附近州縣均徑內
編派聽本府差撥毋使偏累二縣部覆從之

四十二年順天巡撫徐紳疏陳驛遞事宜一議編審二寬
積逋三免扣解四重專官兵部尚書楊博等議覆言順

天驛遞之役故事十年一編今民間苦其偏累請三年一編著爲令各州縣協濟驛遞銀兩通欠數多宜令係小民者蠲免係所司侵匿者究治往因邊儲告急令天下扣解驛遞銀兩銀已輸官而小民供應如故是重困也宜罷其令順天府屬諸驛舊屬治中專理今宜申明職守責令以時巡歷上允其前後諸議而以扣解銀兩令部再議博復議言軍餉不足則士氣餒驛傳不通則行旅滯均非細務卽如昔年扣解利於軍餉者十之一二害於驛傳者十之八九近者倭破興化齋報人以驛馬不時應付遷延四十餘日始得達京則弊可驗矣

臣與戶部尚書高耀往復諮議皆斷以爲驛傳錢糧宜復舊規留與地方供應而後可以責其時報聲息從之四十五年三月貴州巡撫陳洪濛言貴州叢山複嶺其站驛夫馬皆倚辦軍丁日疲奔命請自佐貳以下與雲南一省就近互相選除裁革勘合兵部覆議得旨驛遞非卑官所能騷擾其通行撫按官緝治豪右及禁止所屬叅謁以蘇民困不如命者重罪之

按直隸御史尹拔以徐沛蕭碭之間運道淤塞免進鮮以蘇民困部覆按言良是但歲時奉先進御之需不當槩議裁制宜查驗貢方多寡叅酌船隻大小定撥隻數

取裝運毋容虛濫仍痛革夾帶需索一切擾民宿弊有仍踵故習者撫按叅奏報可

隆慶三年兵部言邇來新選官多營齎軍單騷擾驛遞宜禁止軍單付各省奏事吏賞還上從其議仍戒非公差人不得濫給勘合

御史李叔和言國家設驛遞所以傳王命而駐使節今進表來朝諸臣徇使路宿野次而所議路費復窘甚勢不可支請更議之兵部亦為請乃命仍給勘合勿予路費

郝縣知縣楊躍川訐奏原任刑部主事今降榮縣知縣雷大壯擅自馳驛騷擾州縣詔下山西巡按提問

和與

